



BECAUSE OF YOU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戏中有戏。 张之路 左 泓 著

因为有你，戏外也有戏。

人生如戏，戏中我们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成长如戏，戏中会有怎样的酸甜苦辣？



YZLI0890145808



Yinwei You ni

因为有你

张之路 左 泓 著



YZLI0890145808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因为有你 / 张之路, 左泓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48-2273-2

I. ①因… II. ①张…②左…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7748 号

责任编辑: 李雅宁 美术编辑: 隋 军 责任校对: 刘会乔
责任监印: 刘 冬 媒介主理: 马 婕
社 长: 黄 俭 总 编 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册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第一章	祸起照相机	1
第二章	陌生的亲人	19
第三章	尴尬的重逢	32
第四章	争做电影梦	46
第五章	机场大逃亡	61
第六章	梦中的丁香	73
第七章	角色分配战	86
第八章	第一个镜头	106
第九章	心灵的噪音	123
第十章	谁向你招手	139
第十一章	你应该道歉	158
第十二章	为“姐姐”打架	180
第十三章	发电车惹祸	199
第十四章	偷枪的后果	215
第十五章	早来的爱情	235
第十六章	明星与粉丝	254
第十七章	痛苦的时刻	271
第十八章	大罢工事件	289
第十九章	洁白的丁香	298



第一章 祸起照相机

当别人说他外柔内刚，是个热血汉子，
是个性情中人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受用。
他以为他这样讲义气，别人也像他一样讲义气……
现在别人都闪了，他寒心了。

—

陆见川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一天开始倒霉的，他只记得那一天阳光灿烂，满眼都是乳白色的丁香花……

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天河区的艺术学校里，满院的丁香花盛开着，那花朵虽小却多、却密，一丛丛一团团地簇拥到敞开的窗前。

在艺校表演班的教室里，正在排练着莎士比亚著名话剧《哈姆雷特》的片段。陆见川演哈姆雷特，宋姗姗演俄菲利亚。

辅导话剧的陈老师和十几个同学都站在“台下”，他的好朋友罗丹也在其中。陆见川是天河一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和罗丹不但是艺校的同学，也是现在高中的同班同学。他们都长得秀美俊朗，要说有区别的话，陆见川“柔”一些，罗丹“硬”一些。扮演俄菲利亚的宋姗姗是他和罗丹的小学同学，现在上的是另一所高中，如今是整个艺校的“当家花旦”。

陆见川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台词，朗读这些台词虽说要拿腔作调，但却非常的过瘾。

俄菲利亚：我的好殿下，你这许多天来贵体安好吗？

哈姆雷特：谢谢你，很好，很好，很好。

俄菲利亚：殿下，我有几件您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早就想把它们还给您；请您现在收回去吧。

哈姆雷特：不，我不要；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

俄菲利亚：殿下，我记得很清楚，您把他们送给了我，那时候您还向我说了许多甜言蜜语，使这些东西显得格格外贵重；现在他们的芳香已经消散，请您拿回去吧，因为在有骨气的人看来，送礼的人要是变了心，礼物虽贵，也会失去了价值。拿去吧，殿下。

哈姆雷特：哈哈！你贞洁吗？

俄菲利亚：殿下！

哈姆雷特：你美丽吗？

俄菲利亚：殿下是什么意思？

哈姆雷特：要是你既贞洁又美丽，那么你的贞洁应该断绝与你的美丽来往……

就在这时，有手机响了，那是罗丹的。陈老师用白眼瞥了一眼罗丹，给台上做了个暂停的手势。

罗丹快步走到窗前，对着手机说了几句，表情忽然变得严肃。他走到陈老师面前语气沉重地说：“老师，我有急事，请个假！”

看他这样的表情，老师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陆见川走过来关心地问：“罗丹，出什么事了？要不要帮忙？”

罗丹迟疑了一下：“先不说吧，解决了以后告诉你！”说着就匆匆离开了教室。

当时罗丹要是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他就好了，可能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当时陆见川只记住了罗丹一个愤怒的眼神，事后他才知道那眼神意味着什么……

那一天，罗丹走出艺校的大门，他的“秘书”梁铮走上前。

梁铮也是罗丹的同班同学，但关系不对称，有些跟班的味道。他说话经常用些不伦不类的语言，比如说：有个事情向您请示。有个事情请您过问……虽然是笑着说，还是有些谄媚的味道。班上的同学戏称梁铮是罗丹的秘书，罗丹和梁铮也不见怪。

“怎么样？是不是我的相机？”罗丹急切地问。

“是不是你的我不敢肯定，不过相机上的产品编号和你的保修单上的一模一样。”梁铮喜欢用手势助说话，两手围出了个框框，表示保修单……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你说，这小子，胆子也够大的，偷了我的相机还敢到学校来显摆。”

梁铮晃动着一个指头：“你丢了有一年了吧？他没准儿以为你忘了呢！再说这种型号的数码相机太多了，谁会注意产品编号啊……”

“别人不注意，我就注意。”罗丹得意地说。

一年前，刚上高一的时候，罗丹带了一个数码相机到学校来，当时这种相机的市价是三千多块。没有想到两天头上，相机不翼而飞。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时就向学校报了案……罗丹只剩下了说明书和保修单，还有一个充电器，一起放在包装盒子里。

一个星期前，班上的同学康志远带一个相机到学校来玩，那个相机和罗丹丢的相机很像，可惜装相机的盒子颜色不一样。话说回来了，就是颜色一样又怎么样？现在相同的相机太多了，一模一样也不一定是你的，罗丹心想。

那天罗丹回家又看见了自己相机的说明书和保修单，看见了保修单上的号码。心中忽然一动，相机也算是高级耐用品，是不是和汽车一样，每个相机也都有个独立的号码？于是罗丹给保修相机的厂家打了电话，人家说那是当然，一机一号！

一个侦破计划在罗丹脑子里出现了。他让梁铮想办法看看康志远手里那个相机的号码，是不是和自己丢的那个一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梁铮终于看到了那个相机的号码。大星期天的，他急匆匆地赶到艺校就是向罗丹报告“侦查结果”的。

罗丹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他开始了破案计划的第二步。

在梁铮的再三“恳求”下，康志远又一次把相机带到了学校。他忘记了“偷来的铃铛敲不得”。课间操的时候，他被教导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桌前坐着教导主任，他的对面坐着康志远，桌上摆着那台数码

相机。

教导主任显得有些不耐烦：“康志远，我再问你一次，这台数码相机是哪儿来的？”

康志远镇静地说：“我说过了，是我买的……”

“相机都有产品编号，每台和每台都不一样，你说是吧？”

“是啊，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康志远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心虚。

教导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说明书和保修单放到桌上：“你自己看看，这上面的产品编号和你的相机有什么关系？”

康志远接过保修单比照相机仔细看。教导主任提醒他：“看看相机下面的那行编号。”

康志远看见了，很无辜地说：“老师，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这相机真是我买的啊。是我妈和我一块去的。”

教导主任摆摆手：“那这样吧，相机先放在我这里，明天请你家长来一趟。把你的保修单、购物发票都拿来。”

康志远垂下头。“你听到了吗？”教导主任提高了嗓门。康志远小声说：“听到了。”

可惜这一切，陆见川都不知道。因为“案件”还没有水落石出，罗丹还没有到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要是罗丹和陆见川通报一下“破案”的进度就好了。

二

那天晚上大约十点钟的光景。

陆见川在家里做功课。母亲隔一会儿就提醒他：“川儿，早点睡吧……”

“妈，您先睡吧，您吃药了吗？”陆见川的关心让母亲觉得温暖，她听别人家说起自己的孩子，总说现在家家都这一个，指望他们关心父母，甬想！每次听到这些议论，母亲就觉得非常知足。

“妈，要喝水吗？我给您倒水……”

“我不刚喝完吗？你别管我了，安心做功课吧。”

陆见川还是端着水走到妈妈跟前：“妈，我看您这病不能再拖了，咱住院吧。”

门外传来敲门声。陆见川打开门，看见康志远站在门口。陆见川感到很奇怪，这个康志远从来没有来过他的家，就是在学校也不是太哥们儿的朋友。

说起和康志远的关系，陆见川总觉得有点尴尬和错位，总而言之就是不舒服。要说爱好，要说人品，他不喜欢康志远。这家伙太自我，喜欢吹牛，在班上谁也看不上眼。按常理，陆见川和他不会有多少话。可是，他欠康志远的人情。

母亲虽然才四十多岁，但身体不好，去医院看病是常有的事情。可是看病挂号就是个难事，尤其是找好的医生。有一次闲聊的时候，康志远说他的舅舅在医院当主任。陆见川当时就问，帮助挂号行不行。康志远说：给我舅舅打电话，一句话的事儿！陆见川试了一次，人家二话不说，专家号就给挂上了……就这样有了两三次，陆见川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人家……因此当罗丹他们说起康志远的是非的时候，陆见川经常不说话。

陆见川问：“康志远，你怎么来了？”

“有急事找你。”

“什么事？”

“咱们到楼下去说好不好？”

康志远和陆见川一起下楼。康志远一面下楼一面唉声叹气：“哥们儿碰上难题了，非你陆见川帮我不可……”

走出单元的门，陆见川看见门口的甬道上停着一辆小汽车，透过前窗可以看到司机的位子上坐着一个女人，没准是康志远的妈妈。康志远掏出一盒香烟，陆见川说：“啊，你还抽烟？”康志远叹了口气：“从来不抽，就这两天烦呀！”

“小小年纪，烦什么呀！你说，什么事情找我？”陆见川笑起来。

“你是罗丹的好哥们儿，什么事情你可能也知道，他说我拿了他的照相机。你说我冤不冤呀！”

陆见川一愣：“是一年前丢的那个吗？”他知道罗丹丢相机的事情。

“谁说不是呢！”

“这么说，罗丹的相机是你拿的。”

康志远摇摇头：“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呀！我不是故意的，这完全是个误会……你听我说，我有一个和罗丹一模一样的相机。那天开完联欢会，我看见桌上的相机，以为是我带来的那个，就稀里糊涂地装到书包里带回家了……前两天才发现这个相机是罗丹的。”

“你把事情说清楚，还给罗丹不就成了吗？”

“我说这话你理解我，可罗丹不理解我呀！你也知道罗丹一直和我不同。”

“你还给他，他总不能不要吧。”

“我也这么想呀，可我还没有来得及还他，他就跟老师报告了，这我不就被动了吗？他要揪住我不放怎么办？”

两个人不说话了。汽车里的女人走下车来：“志远，你和同学到车里说。我在外面透透气。”康志远对陆见川介绍说：“这是我妈，她比我还着急，我说你肯定帮忙，没问题！”

康志远的妈妈微笑着朝陆见川点点头。

康志远和陆见川坐在小汽车的后座上。康志远显得特别可怜：“陆见川，你和罗丹是哥们儿，对于我这就是大事，对于你就是小事一桩。”

“你什么意思？”

“这事情要是出在你身上，你把相机还给罗丹，就什么事情也没有。”

陆见川想了想问：“相机呢？”

“在老师那儿。我交给老师了。”

“那不挺好的嘛。”

“是老师跟我要的。”

“那怎么办呀？”

“我就跟老师说，相机是我从你手里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康志远的眼睛紧紧盯着陆见川。

陆见川想了一下说：“那可不成，那相机不就成了我拿的啦？不行。你就实话实说呗！”

泪花在康志远的眼睛里闪烁：“见川，全班同学中你为人是最仗义的，当时你妈看病要我帮忙我二话不说，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人好，值得帮……要是平时我也不会让你为难。我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正在办出国留学的手续，公安局要有证明，学校要有证明，要是因为这点屁事学

校不给我开证明，我不就死定了吗？你，没事啊！——你和罗丹是哥儿们……你帮我这个忙，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求你了。如果你和罗丹关系也不好，我绝不求你，关键罗丹和你是好朋友啊！怎么样，你倒是给句话啊！……”

那天晚上，康志远如果不来找陆见川就好了，即便找到了他，陆见川断然拒绝也就好了。陆见川那天说的是：“你让我想想……”他当时的思路是，他去和罗丹说说，罗丹要是答应了，一切顺利。罗丹要是不答应，他再想办法。

第二天中午，陆见川在篮球场找到罗丹。“罗丹，你过来一下。”

罗丹抱着篮球走到场边：“刚才我还找你打球呢，什么事儿？”

“你那个相机的事儿不要再追究了好吗？”

罗丹愣住了，他把球扔到了球场里面，看着陆见川的眼睛：“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康志远帮过我，你给我一个面子，别再追究了。”

罗丹早就对康志远不满意，整天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如今他偷了相机，罗丹精心破案，严格保密，正要给康志远一个好看。陆见川突然站出来，在中间插一杠子……罗丹感到非常不快。

罗丹绷起了脸：“我告诉你，这事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不要管！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陆见川没有想到罗丹这样对他说话，于是又说：“你那个丢了的相机是我拿的，不要再追究行吗？就算是你借给我的怎么样？”

罗丹吃了一惊，不解地问：“什么意思？不是康志远吗？怎么是你拿的？”

陆见川迟疑地说：“是我拿的。后来忘了还给你……他又从我这里借走的……”

罗丹奇怪地看着陆见川，好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人。他脑子里甚至出现了“贿赂”这两个字。于是又追问了一句：“你不是开玩笑吧？”

陆见川点点头，不知道是承认还是否认。他以为，凭他和罗丹的关系，这苦肉计总会起些作用的，但没有想到，罗丹歪着头，朝球场走去：

“反正我都跟老师报告了，你和老师去解释吧！”

陆见川怔怔地看着罗丹。

如果当时陆见川到此为止，不再参与这件事，以后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生。要命的是陆见川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不满意罗丹的态度，这么多年的好哥们儿，怎么会这样无情？都说到这个份上，他居然翻脸不认人。再说，康志远也有难处呀。

陆见川回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康志远正在那里可怜巴巴地等着他。

“没问题吧？”康志远问。陆见川摇摇头。

“那怎么办呢？”

陆见川脑子一热，他跟着康志远来到教导处。

陆见川永远记得教导主任那天穿了一件西装，还打了领带，好像要去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教导主任问：“照你们这么说，康志远手里的相机是跟陆见川借的，而这台照相机又是陆见川从罗丹那里‘拿’来的。”

康志远连连点头：“是这样，是这样。”

“陆见川，是这样吗？”教导主任的口气有些意味深长，可陆见川却体会不到。

陆见川犹豫了一下，微微点点头。

教导主任递过纸笔说：“好的，关键是说清楚，说清楚就好，来，你们把事情经过写下来。每个人写一份。”

陆见川犹豫了一下，但觉得答应了人家，中途也就不好反悔。

两天以后，陆见川又被叫到办公室。刘副校长严肃地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教导主任坐在一旁。陆见川站在前面。

“陆见川同学，你知道吗？事情比较严重！”主任说。

“什么比较严重？”

“你偷拿罗丹同学相机的事情，性质比较严重。”主任加重了语气。

“我不是偷的，我就是拿来用用，我和罗丹是好朋友。”

“我们问过罗丹，他说他并没有借给你相机！”

陆见川觉得头涨了一下，忽然意识到事情真的比较严重。本来他想说“他不可能这么说”，但是发现自己没有这个底气。

“那怎么办？”陆见川问。刘副校长摇摇头：“按学校的规定，凡犯盗窃错误，物品价值超过六百元的，一律劝退处理。”

陆见川抬了一下头，一时没有明白校长的意思。

“我们有规定，凡犯盗窃错误，物品价值超过六百元的，一律劝退处理。”

陆见川听明白了，他呆呆地看着校长，他有些蒙了。副校长平静地说：“你马上请你的家长到学校来。”

陆见川现在如梦方醒，他急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结果。“哪个学校这么严呀！”陆见川叫起来。

“你觉得严吗？我们在学生入学的时候已经和学生清清楚楚地讲明，学生和家长也都在保证书上签过字的。”副校长说。

“校长，这个相机不是我拿的……”

“不是你拿的，这白纸黑字，你写得清清楚楚，怎么又不承认了？”

陆见川性格里有个倔犟的小妖怪，这个小妖怪有个性格，宁输一亩地，不输一口气，现在这个小妖怪又出现了。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陆见川不再说话。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为难，让家长到学校来，这不是要妈妈的命吗？这样一想，陆见川心中又多了几分慌乱。

陆见川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他和妈妈一起生活。妈妈告诉他，还没有生下他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十六年来，他和妈妈相濡以沫，虽说生活有些清苦，但是他没有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也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情况在同学们的面前感到自卑。陆见川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他还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妈妈原来在一个工厂做文书，最近因为有病在家里休息，厂里几次动员妈妈提前“退休”，妈妈都没有答应。她有些怕，怕退休了，万一厂里不管了，见川怎么办？孩子虽说没有父亲，但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一点不让自己操心。

三

陆见川回到教室，他要马上找到康志远。没有想到，别的座位上都有人，唯独康志远的座位是空的。陆见川脑子嗡的一下，没有再继续上课，他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赶路。他想方设法打听到了康志远的家庭地址。那是地处近郊一个小区的一座连体别墅。

陆见川上前敲门，里面没有声音。陆见川又敲门。门开了，康志远的母亲站在门口。

“阿姨，康志远呢？”陆见川急切地问。康志远的妈妈微笑着说：“志远昨天下午已经出国了。我们还要谢谢你呀！”

陆见川大吃一惊：“啊——都走了！什么时候回来？”

“他去上学呀，回来怎么也得两三年吧？”

“您能够让他给校长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吗？”陆见川觉得自己的嗓音是嘶哑的。

康志远妈妈有些奇怪：“写什么信？慢慢说。”

陆见川急促地说：“您是知道的，他拿了罗丹的相机，我帮他扛了这件事。可是今天校长要让我离开学校。您知道相机不是我拿的，我为了康志远出国才那么说的，可是我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我想让康志远跟校长说一下，证明相机不是我拿的！”

志远妈妈明白了陆见川的来意，她叹了口气说：“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他呀……”

陆见川沮丧地说：“阿姨，那您帮我说句话也好呀！那天晚上康志远找我，不是您开车带他来的吗？”

志远妈妈脸上已经变得有些不自然：“我只是把他送到你们家，至于你们之间说什么什么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陆见川愣住了：“您能把康志远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呢。他还没有安顿下来呀！”

陆见川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有些绝望了。

回到学校，陆见川在校门口遇上了罗丹。

“听说事情有些严重？”罗丹的神情有些尴尬。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不过我告诉你，你的相机不是我拿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干那样的事情。”

“陆见川，按你说的意思，你是代人受过？”罗丹说。

“就算是吧。”

罗丹叹口气：“陆见川，咱们一直是哥们儿，我下了个夹子本来是抓狐狸的，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也从来没有想伤着朋友，可是你偏偏一脚踩进去了……”

“说这些没有用，到现在我谁也不怪，就怪我自己。我太傻了。”

“陆见川，我实话跟你说，我不太相信你会这么傻，怎么会傻到把这件事情揽到自己身上……”

陆见川拍了一下脑门：“我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就是没有这样的结果，一个正常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不会做，我会做！我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事情就摆在这儿了。”

罗丹摇摇头：“陆见川，你实话告诉我，康志远是不是给了你钱，你才答应给他扛这件事情？”

陆见川激动地举起双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那我就更不能理解了。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呀！就是脑子进水的人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啊！”罗丹频频地摇着头。

“唉——你爱信不信吧，我就是个傻蛋——”

“可是我能帮你做什么呢？我总不能和校长说我的相机根本没有丢吧？”罗丹犹犹豫豫地问。

陆见川眼睛里燃起一丝光亮：“你能不能去跟校长说，我借了你的相机，后来我给忘了呢？”

罗丹不说话。

沉默良久。

又等了一会儿，罗丹还是没有说话，陆见川猛地转身朝校门外走去。

陆见川是个义气至上的性格，他热心，他愿意帮助别人。当别人说他

外柔内刚，是个热血汉子，是个性情中人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受用。因此一旦义气的热血冲上头顶，他可以原谅，他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把许多是非都排在义气之后。最要命的是，他以为他这样讲义气，别人也像他一样讲义气。帮助那个并非好朋友的康志远，因为他相信义气。在罗丹那里，他毫不犹豫地说明相机是自己拿的也是因为他相信义气，他以为他一说相机是自己拿的，罗丹就会说，既然如此，那我就看你的面子……现在别人都闪了，他寒心了。

陆见川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他只知道现在不要回家。他不知道他怎么和妈妈说这件事情。他的脑海里总是回荡着在校长室的最后两句对话。

“请你家长来。”

“我妈有病。”

“让你爸爸来？”

“我爸爸死了……”

陆见川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无助，康志远这么卑鄙，罗丹这么无情，学校这么冷漠。他唯一可以诉说委屈的妈妈现在又无法面对。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小学的同学，艺校的搭档宋姗姗，可是这样的事情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下雨了，泪水和雨水从他的面颊上流了下来。

罗丹还没有陆见川想的那么“冷血”，看着陆见川远去的身影他的心里也感到不安。但是他和陆见川不一样。他没有陆见川那样热心，甚至有些小小的自私，一事当前他先看看会不会伤到自己的利益，他不会为了帮助别人到了陆见川那样对自己不管不顾的地步。他冷静，凡事他既不往好处想，也不往坏处想。分析判断一个人做事动机的时候，他往坏处想得多一些，因此他显得多疑，即便对好朋友也是如此。因此当陆见川说出事情原委的时候，他接受起来有困难。他不完全相信陆见川说的话。

他骑上车去找宋姗姗。在楼下叫了半天，直到他说是为了陆见川的时候，宋姗姗才下楼。罗丹心中有些不爽，他知道宋姗姗对陆见川比对他好。

他把事情的经过和宋姗姗说了一遍。宋姗姗始终专注地听着。说完了，宋姗姗急切地问：“陆见川的事情就不能挽回了吗？”看得出来，她

挺动心。

罗丹不说话。宋姗姗说：“你们学校也真够事儿的。怎么会处理得这么严重？”

“我也没有想到处理这么严重。”

“你想办法呀！他是你好朋友呀！”

“别说了，我心里也特烦……”

“你干吗要把相机的事情告诉老师呀？你多大了？”

“我当时哪儿知道后来的结果呀，我又没有告陆见川，我告的是另一个叫康志远的小子，可是不知道陆见川为什么会半道切进来，非说相机是我借给他的，还愣叫我也这么说，这叫什么事呀，我都晕了！”

“学校可以调查清楚呀。”

罗丹摆摆手：“调查了，可架不住陆见川先是承认，还写了材料，后来又反悔，说是代人受过。”宋姗姗急得直跺脚：“陆见川怎么这么傻呀？”

“谁说不是呢。”

“你可以到学校去说呀，没准有用呀！”

“你真的认为陆见川没有拿相机？”

“当然了——”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呀？”

“我觉得陆见川跟你说的是实话，他是冤枉的……”

“唉，有时候人穷志短……”

宋姗姗火了：“哦，你以为穷人就都是贼呀！”

“你怎么总是向着他啊？”

“向着他有错吗？陆见川可也是你的好朋友。”

罗丹心里本来就烦，现在听宋姗姗这么一说，他的话就横着出来了：“你什么意思？这不等于说我栽赃陷害吗？你就是真喜欢陆见川，也不能这样说啊！”

宋姗姗愣住了，这一刻她有些看不起罗丹，她觉得罗丹太狭隘了，一个男同学怎么这样呀？她大声说：“罗丹，你太让我失望了！只想着自己，见死不救，纯粹是一个冷血动物。”

“你总不能是非不分吧。”